

壓力瀕爆煲「好鄙視佢哋」「想入獄逃避」 學障童家長 有事先有支援？



▲阿心不時帶一對子女到沙灘「放電」，減輕在家照顧的壓力 受訪者圖

照顧者七招減壓

- 1.勿認為「自己可搞掂」，要找家人分擔
- 2.向外求助，如學校社工老師、地區中心
- 3.太激動時，可「行開一陣」，深呼吸或洗個臉
- 4.尋找同路人，如不同家長自助組織傾訴心事
- 5.注意要有個人時間，嘗試早上安靜坐下喝杯咖啡等
- 6.小孩在公眾場所表現激烈時，在安全情況下，家長盡量冷靜旁觀
- 7.平時記下會刺激小孩的情緒環境，如人多的巴士或港鐵等，在前往相關地方前，用圖像輔助講解規矩

資料來源：大公報記者整理



▲阿心表示，照顧患過度活躍症的女兒期間承受巨大壓力，曾向社署求助，豈料得到「有事再打嚟」的回覆 受訪者圖



時事專題

大公報記者 朱樂怡

阿心（化名）育有一對患過度活躍的子女，哥哥（12歲）同時確診自閉症和讀寫障礙，妹妹（8歲）則有讀寫障礙傾向，照顧之路全靠自己「不停搵、不停等」。阿心說，大仔讀幼稚園時，屢被投訴騷擾別人、不聽指令等學習問題，被轉介到母嬰健康院接受學前評估，但首先要輪候一年多，評估後發現有自閉症傾向，健康院卻「無解釋過要點做，完全無晒聲氣」。

哥哥升小學後，情況更嚴峻，補習、課外活動等在報讀後都被退回學費，考試測驗長期不及格。差不多同一時間，升K2的妹妹在開學一週後，亦因「講唔聽」而被勸退，學前評估再排半年。阿心原本對過度活躍毫無認識，直至哥哥七歲時，有親友提出相關疑問，阿心才首次帶他去找私家醫生診症並確診。

醫療開支大 輪公院長等

財政問題接踵而來，私家醫生每周覆診一次要1500元，另加言語、社交訓練等，每月醫療開支起碼要一萬元。她想轉往公立醫院，卻得悉要輪候三年，「財政上真係吃不消，一條二按層樓，一條停藥」，她不停求助醫院，最終七個月後有期。長期面對壓力，阿心身心壓力幾近「爆煲」，「為咗照顧佢哋，我無娛樂、仲要返工，工人都轉咗十個」，她坦言，難以自控地體罰子女，更曾實地視察在銅鑼灣的保良局，打算送走親兒。

阿心察覺自己有情緒問題，主動尋求社署社工協助，無奈未能遷就上班時間，

「（社工）同我講『有事再打嚟』，我有事都打唔到嚟啦！」有一日，她漫無目的地路過位於灣仔的小童群益會，「衝咗上去求其捉住一個姑娘宣洩」，其後獲轉介往專注不足／過度活躍症（香港）協會，在同路人支援下，自己終獲調適；子女經服藥及行為治療後，情況亦開始好轉，不但無再被投訴，學業成績亦有進步。

「被孤立 不受歡迎 常被指摘」

回想當初，阿心最大感慨是「被孤立、自己不受歡迎、經常被指摘」，對於政府的支援，她說：「好嬾，完全無理過我！」眼見近期有照顧者疑不堪壓力釀成悲劇的新聞，她說「心喻得好緊要」，希望社會多點體諒和關心。

對於社署會否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服務，社署發言人表示，政府已預留每年經常開支約4.6億元，在2018/19學年起，將「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」常規化，服務包括向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的家長提供支援，名額由3000個增至5000個，再下一個學年則增至7000個。

社署現有六間津助家長／親屬資源中心，服務包括為殘疾人士、懷疑或評估有特殊需要的學前兒童等的照顧者提供支援。截至2017年12月底，中心平均每月家庭會員數目5344個。

為應對增加的服務需求，政府於2018/19年度增撥全年經常開支約4000萬元，新增13間中心，未來將逐步增至19間，以加強支援照顧者。



▲伍敏姿表示，曾有一位媽媽因照顧壓力過大，向她表示想自殺 受訪者圖

家長湊着有發展障礙的小孩，承受多方面壓力，不是每個人都懂得自行求援。支援發展障礙學前兒童家長的社工表示，AD/HD或讀寫障礙等屬隱形障礙，難靠外展社工識別隱蔽照顧者，主要靠學校老師支援，但她認為老師對相關問題認識不深，建議加強老師教育。而隨着社署未來陸續增加地區家長資源中心，社工亦建議擴大現有支援家長的服務。

協會供諮詢專線親子小組

香港耀能協會的「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」由社署資助，為正輪候康復服務、評估或懷疑有發展障礙之學前幼兒家長，提供親子小組、講座及「樂意聽」電話諮詢專線。

中心主任莊惠芳稱，服務推出約兩年半，已見成效，現已超出對家長服務人數的標準人手，例如讓家長與小孩一同學習的親子小組，按社署標準，每年需服務3600名家長，實際已達4500名，「全靠同事唔介意做多啲」。

湊一個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不容易。子女若患上專注力不足/過度活躍症（AD/HD），新手家長未必懂得向外求助。專注不足/過度活躍症（香港）協會會長伍敏姿表示，很多會員專注照顧AD/HD小孩，卻忽略自己的情緒，「會覺得自己無能、無助、無用」，更有三位媽媽曾稱「想攞埋個仔跳樓」。她批評政府從無主動支援照顧者，「要家長好主動先搵到人幫！」

專家促撥資源推公眾教育

伍敏姿稱，學前兒童若在母嬰健康院的初步評估被列為AD/HD懷疑個案，衛生署會提供每年兩次資訊日，介紹AD/HD和列出各個支援非政府機構的資訊，

但「要自己逐個打去問幾時開班」。若子女在公立醫院確診AD/HD，院方會提供家長日間訓練課程，教導家長如何自處，但通常要排期一至兩年，更在日間舉行，「返緊工家長根本無機會參加到，仲要有八至十堂」。

伍敏姿表示，本港對AD/HD的公眾教育不足，令他們有苦不能言，「唔少學校會叫家長唔好同其他人講小朋友有AD/HD，因為怕小朋友被人標籤，或驚其他家長投訴AD/HD學生考試有特別支援，會覺得唔公平。」她建議政府撥款資助自助組織，為未走出困局的家長提供服務；同時應作廣泛公眾教育，如積極到學校、機構及社區分享，「多啲人接納，家長就唔使驚畀人知。」

「隱形障礙」難靠前線社工識別

莊又稱，各區家長資源中心並沒有治療師或訓練層面的服務，主要由「樂同行」派員到全港中心舉辦親子小組及講座等，「將來（社署）增加家庭資源中心，相信現有服務未必足夠配對」，認為有需要擴大服務。

至於如何尋找隱蔽照顧者，減少悲劇發生，莊惠芳稱，有發展障礙兒童無明顯表徵，外展尋找隱蔽家長有難度，主要靠前線的學校社工和老師留意。

但前線老師不但對AD/HD認識不深，該問題亦屬隱形障礙，「始終小朋友智能方面無問題，係規矩同社交行為弱，幼稚園判斷難，可能會覺得小朋友只係曳啲。」

莊建議，融合教育下，應加強老師對發展障礙的知識；同時要加強公眾教育，讓前線老師和家長認知更深，有問題便懂得得求助電話。

不少孩子到小學才確診，脫離了社署的服務範疇，莊指有需要的家長仍可致電「樂意聽」26682250尋求協助。



◀莊惠芳指出，前線老師對AD/HD認識不深 受訪者圖

晴天陰天 聽你傾訴

- 醫管局精神健康專線：2466 7350
- 人際輔導中心輔導服務：2523 8979
- 心晴行動慈善基金：2301 2303
- 心暖心輔導中心：8101 2929
- 東華三院東華關懷熱線：2548 0010
- 基督教靈實靈心輔導：2702 3321

街工疑無理解僱三人 梁耀忠捱轟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龔學鳴報道：一直聲稱為基層發聲的街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，昨日卻爆出無理解僱三名職員的消息。街工勞工組昨日在五一勞動節發起遊行之前發言，批評梁耀忠無理解僱勞工組。服務逾10年的譚亮英聲稱，自從三月起街工內部盛傳會解散勞工組，但梁耀忠一直未正面回應。他們又稱，梁耀忠在4月27日向他們聲言，街工「資源不夠」、「有財赤」，有機會解散勞工組，以便集中資源應付議會工作。三人希望梁耀忠詳細交代，但至今未獲回覆。

街工在4月30日舉行特別會員大會，譚亮英引述梁耀忠在會上的說法，「5月31日之後無錢再出糧（

給勞工組）」，但又稱「不是解僱」、「唔出糧唔等於遣散，你哋鍾意可以返嚟做義工」。勞工組認為有關講法不能接受，形容做法等同「無良僱主」，不尊重僱員權益。他們又稱，勞工組現時在旺角租用辦公室，連同三人租金，每月支出約四、五萬。

網民：仲點保障工人權益

譚聲言，街工應增加組織的「民主」成分，否則資源集中在一兩人，偏離原本路線。黎治甫又稱，會上有不少街工會員對此感到不滿，而三人願意與街工共渡時艱，凍薪及減薪都可作討論，「但為何要突然作這個決定？」

梁耀忠回應查詢時聲稱，事實上未有解僱上述三人，有人正在處理中，又稱自己「無話過無糧出」。

多個網友在街工facebook專頁留言，批評街工做法不仁。網友Esther Tcheung表示：「炒咗勞工組仲點保障工人權益？」另一網民Parkson Yeung Kin Bun認為：「街工不如以後唔好叫街工！因為只從資源的考慮，不理工運的承擔！可恥！」

等運到？還是等天光？



妍之有理

屈穎妍

接待外國朋友來港旅遊或公幹，常聽到這種問：「晚上我們自己出外走走安全嗎？」

「當然安全，香港晚上和日間的治安一樣好，放心逛！」我會這樣說。

「幾點前回酒店？」他們還有點擔心。

「你喜歡，香港午夜的治安跟白天沒分別，放心！」我如是說。

不過，以後我不敢再這麼斬釘截鐵了，至少我會警告他們：「藏好你的手機，記住一些臉孔，香港有些惡霸，你鬥不過他，他要搶你東西，就給他吧，報警都無用，連

警察都不敢動他們毫毛。」

這些惡霸，你懂的，香港人都懂，叫亂港派立法會議員。

截稿之日，民主黨許智峯搶手機事件已踏入第八天，有人報警、有受害者、有嫌犯、有證人、有證據，結果，警方連請他回去協助調查都不敢，別說把嫌犯拉回去問話了。

特首林鄭在譴責之餘，說了幾句可圈可點：「我留意到許議員已向女職員及公眾鞠躬道歉，希望他深切反省」，放生之意，已溢言表。

一場搶劫大龍鳳，相信很快落幕，最後結局，不外乎三種：

一，受害女職員被勸退，撤銷舉報；二，戰戰兢兢把尊貴議員請回去協助調查，搞一輪，然後律政署決定不起訴；三，起訴了，由守

尾門的法官開關做一場放生法事，判詞會說：「搶手機和『長毛』當日搶文件一樣，是言論自由的一種表現模式。」

反對派一直說，這是小事一椿，罪不至死。

我只想問，如果搶手機的是周浩鼎、是陳克勤、是何君堯、是鄭泳舜，你猜下場會如何？怕且早就有人圍在警察總部要求警方嚴正執法，在立法會開什麼特別會議投票把涉事議員DQ了。

今日，我們這些乖乖職民只敢每日望天打卦，數算日子，一日、二日、一周、二周……怎麼警方還不把嫌犯拉回去，到底在等什麼呢？

等運到？等指示？不，我想，大家是在等事情過去，等大眾忘記，就一天光晒了。